



本朝孝子傳

下
束
六



今世

一 大炊頭源好房

弘文院林學士曾撰好房行狀其略曰從五品
 大炊頭好房君以今年六月二十三自逝箕田
 第春秋僅二十一謂之花不全開乎謂之苗秀
 不實乎誠是可惜之甚也君姓源氏參州松平
 家之一流其世系詳家譜朝散大夫殿中監忠
 房嫡子也幼而岐嶷四五歲而解國俗字知方
 角字向席城及父母所在之方不敢伸足出則



大月...

告父母反則來前若得珍品獻之父母把見則
愉愉如也父母賜物則拜而受之愛而不失有
時賜書則戴而披之讀畢又戴而納之凡父母
所言敬而不違或與侍者談而及父母之事則
雖卧必起正坐而聞之或侍母側若見寸刃雖
針之類則慮其誤觸而手自收焉稍長在傍室
晨省昏定問其安否雖他適夜闌无不反面當
花時月夜則屢請迎父母和樂添興或罹疾則
不離其側藥必先嘗食必先試而進之或丁憂

則慰諭順承以勸飲食漸及成童厭紛奢守儉
約不恣其志所言所行皆順父母之心父在封
邑則勤留主事所告所報无懈无闕而事母愈
謹愈敬且寓諷諫之趣而慮不協其心自省自
悔无不盡心待其有喜而退稟性多病常懼
為父母之憂而治養甚慎故匕茵復初者數矣
其孝志之大槩如此至若日用細小多端則不
可勝計也其為人也敏而和睦親族而有禮撫
家僕而施恩故內外皆懷服焉人皆知其克家

本朝孝子傳
之量也君幼而好讀倭字草子其中有忠孝事
業則深感於心而形於顏色既而習四書句讀
以終其篇今般卧病之間父母來視則必起坐
而待焉恭敬无失問其氣宇如何則辛苦雖切
必稱平快以安其心嗚呼天不假年魂遊不返
及其臨終告家嚴曰小子命限今日歛葬唯任
太人之心殿中監察其意而不拘佛事令其家
士護柩送之參州鄉里深溝而葬其乃祖墓畔
可謂以正而終者也誰不哀感哉母堂錫嶋氏

不堪永訣哀慕益切手錄君之行實請余記其
始末余亦曾遭斯憂推知其中心之惻怛故不
能辭焉件件云爾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
漏焉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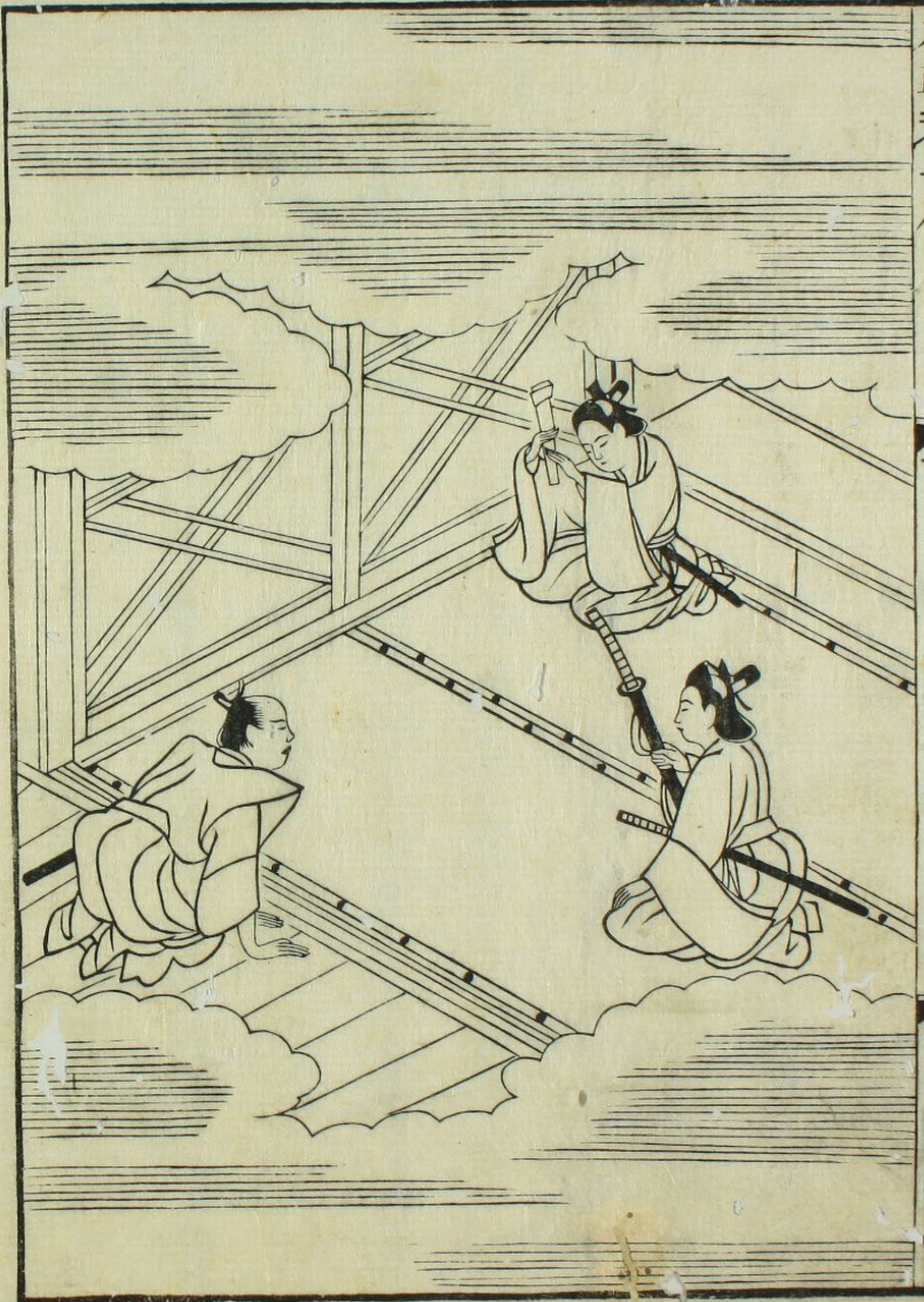
名閥之裔英邁之資自幼孝順至死不衰
慈闈極愛群下嘆才春秋三七嗚呼命哉

論

行狀云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

本朝孝子傳
觀之則林學士非无志於孝子傳之撰但
未及屬草藁而蓋棺也不亦惜乎今余幸閱
行狀以剗其略着于茲者非惟欲令大炊
君之盛迹昭著乎世竊成學士之志爾或
問大抵孝子易得乎華門之下難獲於綈
幕之中何耶曰人貴富則官備財足其奉
養无待於子子亦不可得而服勤於父只
要不失父子橋梓之道而已繇是其相居
也恭敬有餘而和氣不足不足則不相悅

所以寡孝子也貧賤則異乎是父子寔爲
狼狽雖欲无相愛可得也哉所以有孝子
也曰漢代王皇子也魏陸印公主之所生
也吳陸績廬江太守之兒也梁蕭脩宗室
之子也唐張九齡冀州刺史也皆非貧賤
而有孝名其所以能孝者何耶曰以誠其
意歟天下无物不感於誠况子之事親乎
若欲驗之於今則大炊君其人也歟



二 今泉村孝子

孝子姓中村氏號五郎右衛門駿州富士郡
 今泉村奕葉之良民也善事其親以得其悅
 推及村民村民亦悅父癯則事物不經心惟
 其疾之憂及其死也悲哀至切執喪於其室
 不敢反於已居不敢見人母病且死時亦然
 數作佛事不吝其財或賜孤獨之急或救乞
 丐之饑皆志在祈考妣滅罪生天之福耳俗
 謂人得登達富士絕巔必有現當一世之饒

益繇是每歲夏月登者常多此人將登則先
請考妣於祠堂躬親負其牌主而後發行亦
欲資其冥福也登降之際不敢息肩雖有僕
從而不得一步代其勞也孝狀太槩如此鄉
黨鄰里靡不之稱焉天和壬戌之春事聞
東都頗動
台聽有
恩賜其

命曰駿河國富士郡今泉村五郎右衛門父母

爾孝乎盡之行跡宜久村中乃助焉乃由
國迴乃輩是乎演說須是爾依天其作來留
所乃田畑九十石乃事永代五郎右衛門爾
下授留條叔納須邊幾者也

贊

凡為子職或共或否唯渠克勤盡受介
社富士山麓今泉村傍赫赫
恩光照徹八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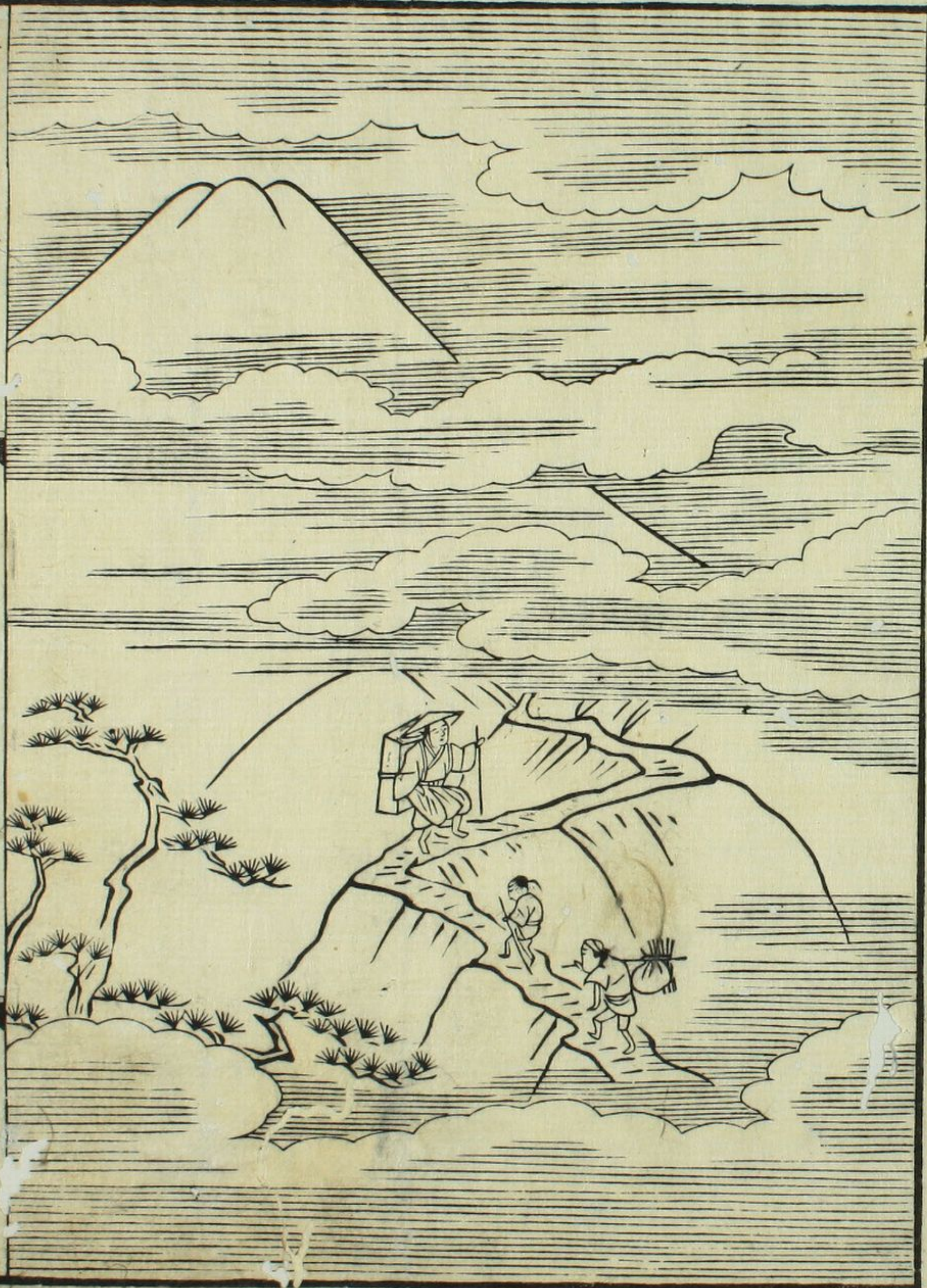
論

於乎天之祚於孝子也明矣蕞爾一民
之行上動

台聽象

嘉惠下使天下之人聞而稱之豈人之所
能為哉詩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正謂
此歟

駿河乃國今白泉村農夫五郎右衛門健親
畫像三題ス
アヲケメニツシエナカラアソノイロハ
神モ佛モヨソケラヌソト
藤澤遊行上人



三 雲州伊達氏

寬永初雲州松江城有一人姓伊達氏號治左
衛門簪筆以仕國主堀尾公二親在堂出告及
面定省溫清无敢廢闕饌非其毒父母不樂伊
達時雖薄俸必有鮮醲不計家之有無朝夕孜
孜親執刀俎非无使伎以他人不如已之至誠
也官暇則更買一肴請父母曰今日幸得某物
於人割烹願從所好父曰爲鱠母曰作羹所命
常殊伊達皆如其命而各進之習以爲常父母

或欲來於已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
願我令大人試我壯健乃負父而下堂於母亦
然凡其色容无不愉悅聲氣莫不和柔父母視
之猶嬰孺使之若婢妾遂俾父母終身无憚已
勞之念堀尾公具聞渠之孝行深嘉之數賜珍
餌使以進於二親士民皆言國中非无孝子唯
无伊達

贊

嚴威儼恪難以悅親躋哉茲士和厚溫純

柔於侍兒婉於內人椿府萱闈長向陽春

論

人之事其親也當要愛敬無相勝焉敬勝
愛者多至於疏愛勝敬者或流於褻與其
疏寧褻歟然如小人犬馬之養縱有區區
愛心亦曷足為孝也可不慎哉伊達之於
翁媪若愛勝相似而竟不忘敬豈流於褻
所以為難也至其使父母終身无憚已勞
之念又難中之至難者歟



本草卷三傳

四 中江惟命

中江氏姓藤諱原字惟命號與右衛門江州高嶋郡

小川人也自少讀書頗有所發明其學宗王伯

安凡本朝諸州之王學惟命倡之有母事之

而孝嘗仕加藤某侯于豫州大洲城欲迎母以

就養母曰吾聞婦人不越疆矣願守之也惟命

不逆即請還職以歸田里主吝其才不敢許可

惟命勃然曰我雖不孝豈一日能忍為祿所縻

以曠定省哉乃為一書具述其不容與母索居

之意留之潛遯遂歸隱于小川以獲母悅時年

二十又八寬永某年月也

贊

淡海吹起陸王儒風豈翹善身誨人有忠

為母顛祿旋鄉色愉于嗟篤孝性平學平

論

或謂余曰我嘗聞之於中江氏之徒曰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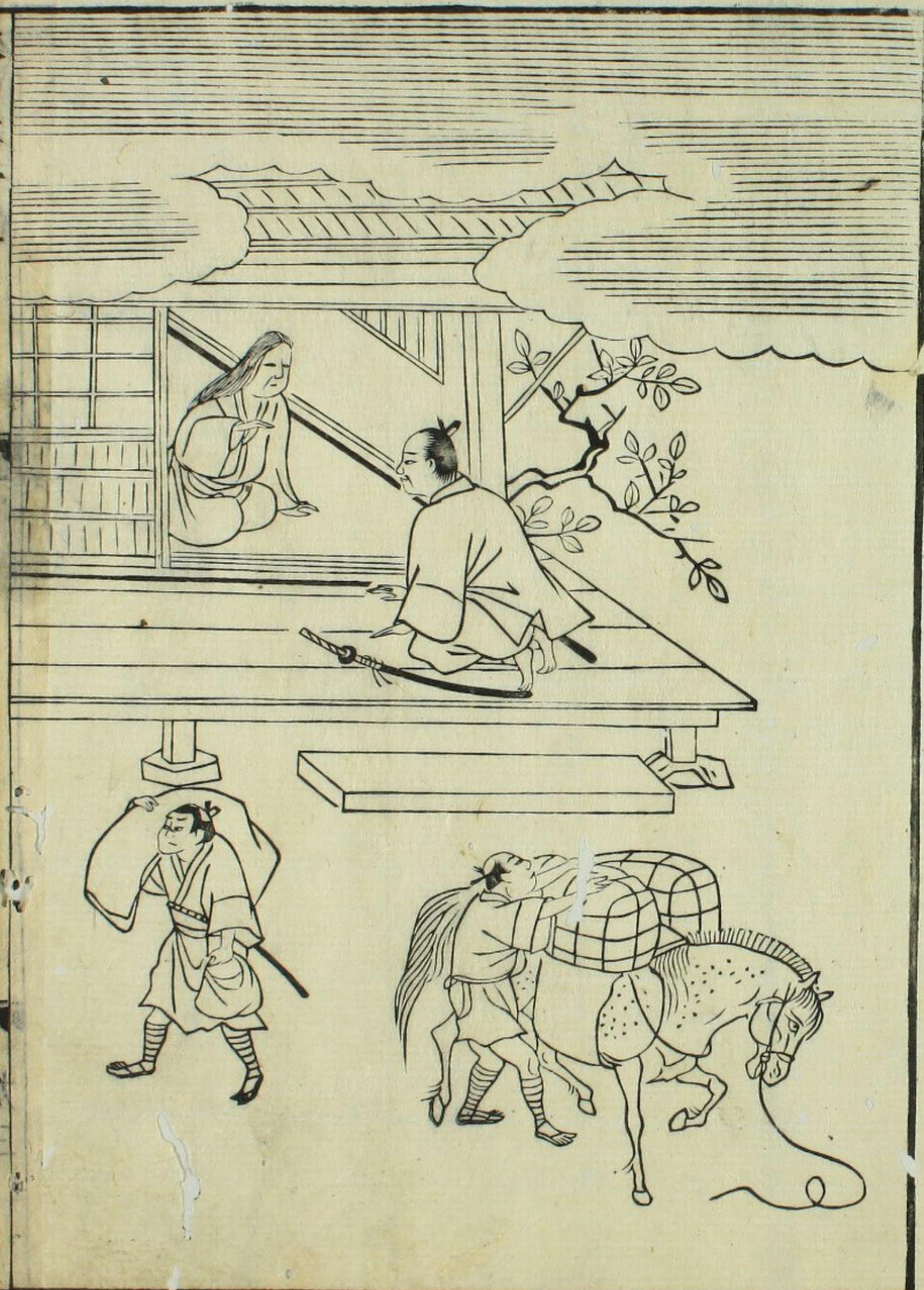
生恒言自己之德性即是父母之天真也

是以養吾性所以養親也尊吾性所以尊

親也孝莫大焉勿拘夫奉事于膝下與否
斯言詎與其辭祿歸養者相矛盾乎曰明
儒汪廷訥曰世以問安視膳為踈節不知
此中有實心相流通者是中江氏之所以
有這說歟然慕父母人之性然不假強為
古人一日之養不換三公所以依依於膝
下也宜哉惟命口雖恁說而身不能不歸
養也亦猶桑門說人無為是報恩而反有
陳睦州朗法師等行豈足怪哉曰所以行

不如言者既得聞命敢問其為母辭祿之
一節无乃足為鴻儒之盛行以入茲選乎
曰今之學者或以所謂家貧親老為祿仕
者為口實求富貴於遠方殊鄉使親念已
不忘者固不為歎想夫人子一觸人之羅
網則不但不能數歸省且雖聞疾聞喪亦
不得容易赴之孝云乎故孝子有不肯居
官如宋范純仁調知武進縣而不赴身長
局又不往之類是也考亭夫子答毛朋壽

書亦曰就補遠行為榮親計然古人有所
 謂不以得於外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
 也而今惟命其謀於始雖不及范氏而明
 知其不以得於外者為親榮則與夫世間
 往而不反者豈无逕庭斯編之所以不逸
 斯人也太抵為人子者臯魚游諸侯以後
 其親之失不可不鑄骨矣



五 川井正直

正直洛之商家

號布袋屋與尤衛門

川井其氏也宅在銅

駝坊之室町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讀小學之

書於山崎氏然後方知往日之薄於奉親赧然

耻悔謹身節用務致父母之樂正直自少醜酒

父母憂之至是不復少飲凡平昔為父母所忌

之行靡不禁止父母大喜正保丁亥之春父有

疾正直日夜不離其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

饋饌必自執中藉廁臉亦必躬浣滌之起坐出

如此初
可謂聖人
志學人

又曰
讀書高卷
只是此等
之不善其
唯其面

入扶持之如奉盈不欲人之代已度暑經寒屬

屬无倦已丑正月父遂不起正直哀戚踰節饋

粥絕口至其喪紀則遵朱子家禮少出入之屋

後有一小亭居之以為喪次自非省母不敢輒

出其戶家事悉委妻子无復所問唯靈座昕夕

之奠以致已力如是者既十有九月而母又逝

其禮皆不降於前喪哀痛殊甚毀瘠更加通二

喪計之凡四十有餘月愈久而愈謹矣愚者平

不去面初父没未葬時父之執若干輩與浮屠

氏相謀欲以火化正直憂之夜竊送櫬躬親埋
築於洛東之紫雲山妣亦卒祔方是之時洛中
以儒禮居喪者寂无聞焉故正直反爲衆口所
訕然不敢爲意斷然行之自此之後間有喪至
三年者安知其不興起於正直哉後十餘年正
直服襚襦于洛東某村蓋以南賈爲逐末之業
也時年六十餘其慕父母之心益切常語同志
曰我平生无他工夫凡動靜語默取舍予奪第
欲使遺體无受汗辱之名爾所以寡大過也又

曰知人固難然觀其愛父母與否則可略以知
也有不祀父母者正直責之其人曰我非不欲
祭家貧不能備物正直曰人各有分小人之祭
何必備物苟知所敬雖以菽三粒可也豈不賢
於已哉人之子弟來謁則先說之以事父兄之
目曰勿憚於此數件則可以爲人之子弟也與
人話而言及已之考妣則必墮淚學者皆言是
真錫類之孝也故雖他州異鄉之人實嗜學者一
聞正直之風則莫不瞻望延寶四年某月信州

牧永井君某欲見正直正直不往君乃寄簡贈詩以致景慕之意五年丁巳之春正直寢疾至秋七月少間正直悅甚家人云翁疾未瘳悅之甚甚正直曰今日十七日我先妣之諱也將值是日於未瞑之前不亦悅乎非敢貪生也其終身慕父母者皆此類也同年冬十一月六日沒于村舍享年七十有七遺命葬於紫雲山先塋之側友人稱為東村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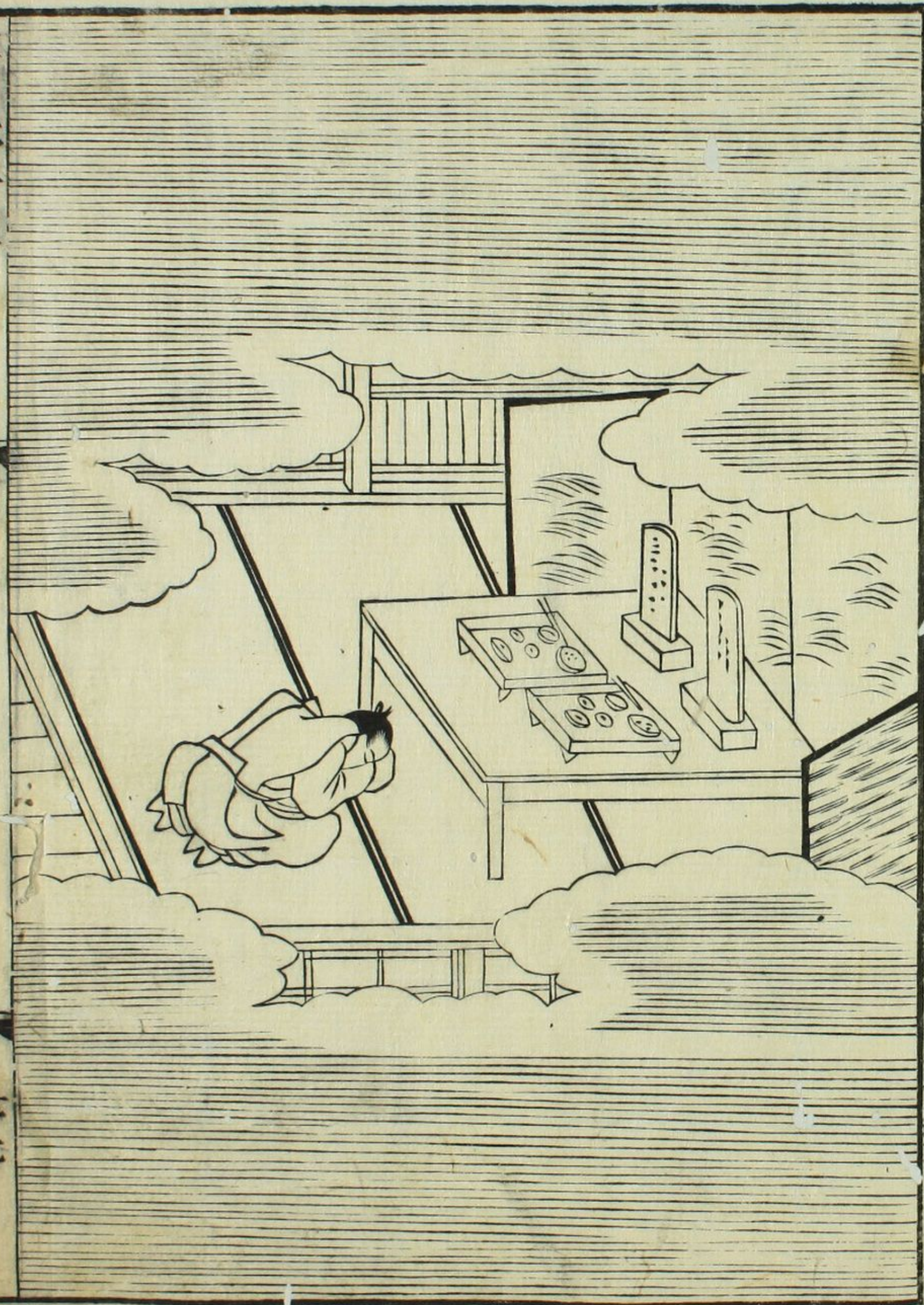
贊

晚學勵志竭方翁孀起卧必扶湯藥親嘗五十之瘠四年之喪豈惟自致使人知方

論

左衛門尉藤原朝綱後鳥羽院時人有言曰雙親雖亡吾身即其遺體則吾一言一行悉是父母之言行豈可自欺也哉故吾平生一息之頃一事之微无任吾心而為之也此言尤好今由正直遺體不辱故寡大過等語觀之則朝綱亦當時之一巨孝歟顧夫

其行必^ス有^ニ與^ニ正直相^レ頡頏者然^{トモ}今不^レ可^レ遠^{カニ}
 考^ス覈^ス之^ヲ姑^ク附^テ此^ノ語^ヲ于^テ茲^ニ以^テ待^ツ識^者者^ヲ云



六 繪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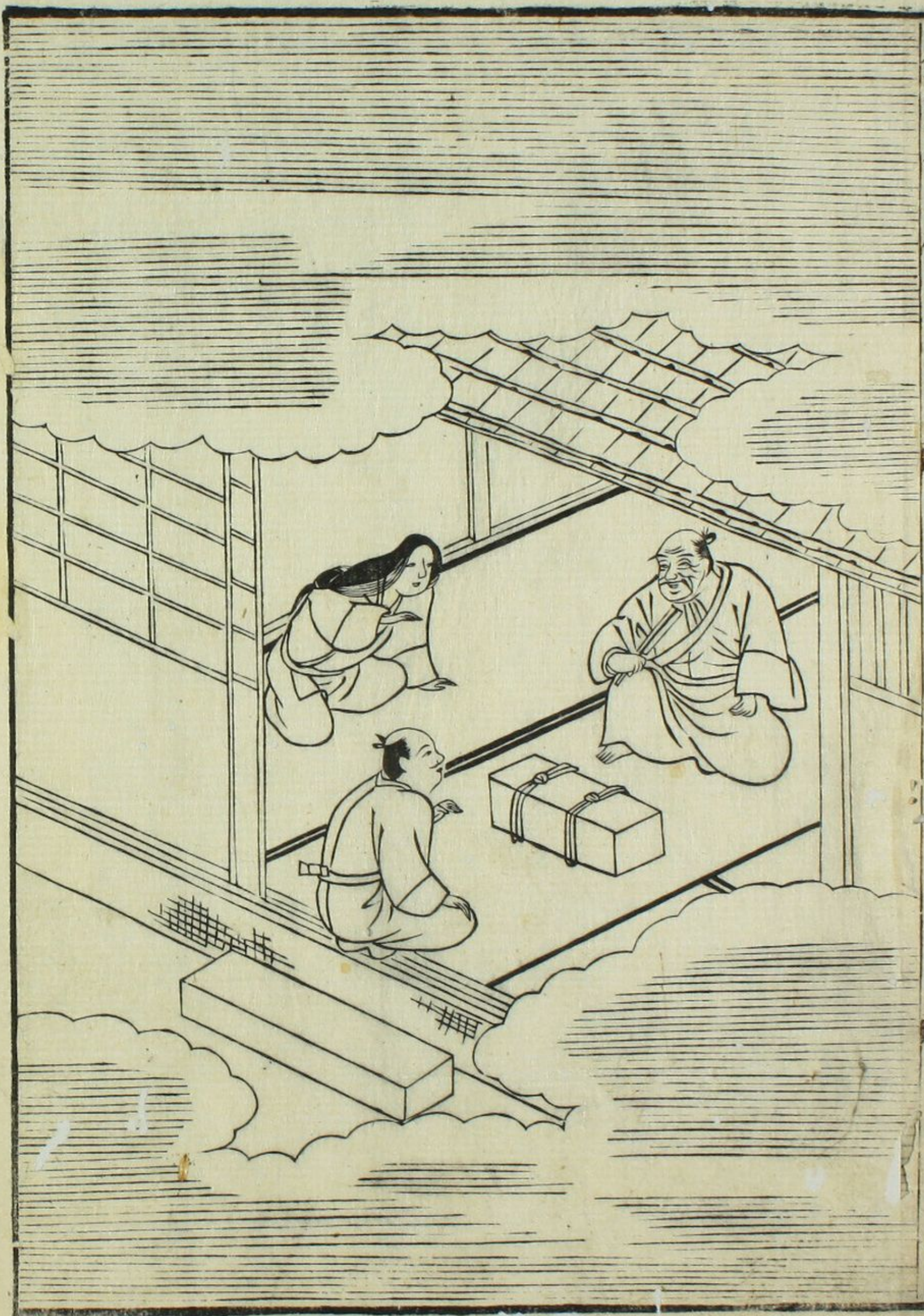
正保中洛陽小川出水之坊有一人呼為繪屋
 勘兵衛以畫衣裳為業父老崇飲勘勉賒之然
 父以其家貧故不樂飲或不飲勘及妻憂之相
 共密謀待歲將暮把尾石滿一簋夫妻昇之抵
 父前曰我今年之餘資幸至於此只恨我父一
 生之酒價不能盡此金之小半也父驚且喜飲
 酒大樂自後父无復患貧之念卒以壽終

贊

父性愛酒子賒之頻父或不飲為其家貧
 子婦相憂因出奇譎尾礫滿簋遂得取悅

論

約而為泰此是不有恒者之事今此子婦
 以是反得孝名何耶曰胡氏不云乎天理
 人欲同行異情



七 神田五郎作

明曆中武州神田鍛冶町有一人號五郎陷罪

掠考有子名五郎作請官請吏曰吾父已老不

勝苦楚父子一體也深冀使我代父吏不聽作

不堪悲籲天大哭觀者靡不下淚執柄豐州牧

阿部公諱忠命吏令彼且代於父尋糾明其罪

不可至死併釋之云

贊

武州神田白屋孝子老父陷罪悲酸徹髓

只請代父身受鞭撻維天悲忱何不終喜

論

甚哉孝之感人也宋徽州人鮑壽孫父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賊兩釋之又衛州汲縣人陳顏父繫獄榜掠顏詣郡請代父死郡主併釋之賊尚釋之况郡主乎郡主尚愍之况吾邦執政之臣乎况彼蒼蒼者乎作之所以欲代父死而得不死也由是反而觀之人子

有不當死而死安知其不由於不孝之觸天怒拂人性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正謂此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阿部公有焉

八 柴木村甚介

甚介者備之中州淺口郡今隸備前州柴木村之農也事母而孝雖有兄某而母不欲與之居恒在甚介之舍甚介忠養莫所不至朝饗夕殮母未嚙着已亦不能齧雖過時不覺飢母食而後欣然始下匕箸率以為常母將往則自展席而冬温之夏清之母寢而未熟睡已亦不能睡雖下夜猶在側慰悅之有痛癢則抑搔平且必自烹茗布席以待母起舍內所布皆藁席第有一蘭



席而母坐之甚介使令於前而進退周旋起居
食息唯母所命有事而之府入市則必求買魚
菓其旨之物歸以進之母年八十顏容猶六十
時人問其故母答之曰甚介養我我无適而不
如意雖彼公侯之母夫人亦恐不如吾樂所以
不衰朽歟初父死時分付田廬於甚介兄弟後
來兄將破其產而謂甚介曰吾田瘠薄汝田肥
饒故今如此請且易之而佃甚介謹諾即如其
所請焉然至其各收穫則甚介之粟反多於兄

之所入鄉黨以為是孝與不孝之徵也甚介又
種胡麻誤先其時數候里人以為過舉為其種
之之早收之亦早既收未幾霖潦浩乎四野闔
鄉胡麻悉皆漂蕩臭腐特甚介之家富於胡麻或
又雖有風蝗傷稼而犬牙緣界不侵甚介田非
亦造物者陰賜乎兄欠租為吏所囚欲借錢穀
以自救焉而人未貸甚介憂之先盡出已所蓄
贖之且將營營于他以補不足人皆喜而應之
繇是兄頓得免刑矣承應中蒲陽府君羽林松

平公本氏池田聞渠事狀異之召詰城府百吏

之曰汝之孝悌國中希有尤可以為事父兄者之法則因命使其素所受之田至子孫勿輸賦甚介崩角而出諸士詰之曰汝孝悌緣何得至此乎甚介曰吾不知孝悌唯母不其食吾亦不欲食母不安寢吾亦不能眠而已於兄亦略如此又問以汝為弟而兄胡為其不善乎甚介曰未必不善彼多病懈於事故不為鄉人之所好也或謂柴木村人曰甚介賜田爾等莫之羨乎

答曰甚介孝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假饒一鄉之田悉皆賜之於彼固宜我等何敢羨彼眾口如一城府儒臣熊澤伯繼巡撫之次臨甚介舍喟然无語出語人曰如視堯舜之民也其雍睦可知

贊

不勉不疆常心在母其所能養曷啻身口兄之不淑待之又厚柴木柴木爾名无朽

九 西六條院村孝孫

西六條院村亦在備之淺口郡有一民生二子
 呼兄為惣十郎弟為市助兄弟夙喪父乃與祖
 父力耕種不幸祖父為聾瞽手脚亦尋痿痺兄
 弟有母母子三人事之並皆至孝祖父嗜酒及
 茶兄弟雖貧而无之闕農有餘力則采薪鬻之
 以給其用若夫其用不足而有乞假於人則人
 知其為祖父而非為己愍然應之凡飲食所進
 祖父者常精而所自喫者常粗每食母必執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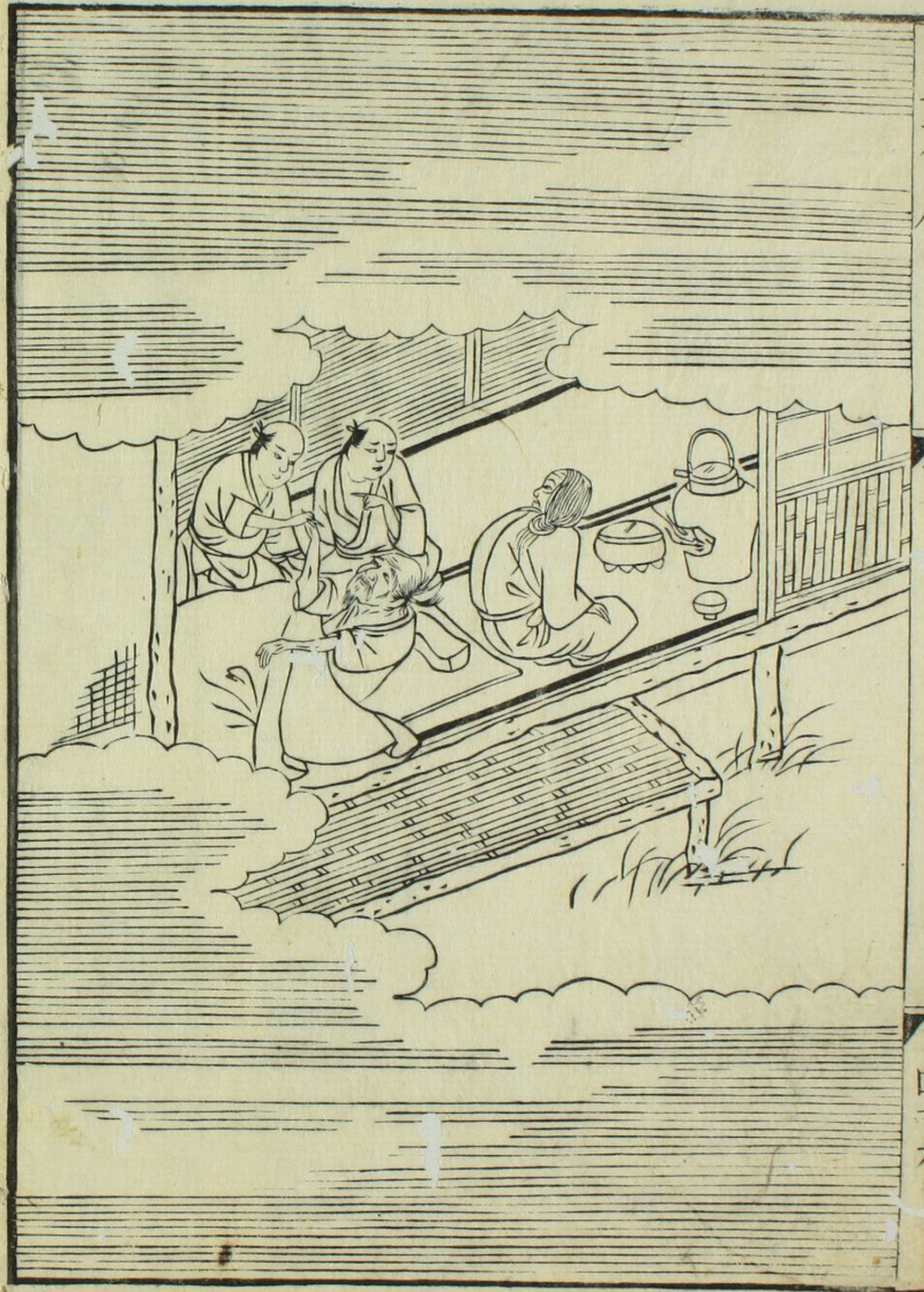
哺之為其目盲手痺也溷器亦母與兄弟日自
操之為其脚軟不能如圍也冬夜則兄弟更卧
於祖父趾為其使足暖也夏夜則兄弟更不寢
以驅蚊為其无帷帳也兄弟孝順雖已至此而
母尚恐或有怠焉故屢戒之曰太父之日迫於
西山一旦有不諱雖欲孝誰為孝爾等念茲兄
弟謹諾祖父亦謂母曰媳之厚於我也不可具
謝德必有報摠及市皆畢娶其妻有孝於媳豈
得不若媳之於我哉祖父乃欲使摠納采於某

氏摠諾而不果其意盖不欲俾新婦視祖父之
廢人而居處多穢也最後祖父忽發心疾狂悖
殊劇方是之時市也為人役不在家唯母與摠
日夜不睡敬護持之祖父患此又二稔而後物
故母也摠也不勝哀慕賣衣以供喪祭摠父遠
忌亦在此時正欲追薦而无錢穀會是歲不登
國主發倉以賑濟焉摠受其米即以祭父毫蔑
謀食之意市亦雖在遠方寄物助祭加旃已之
微俸時時分贖或數致書於村老曰我母及兄

儻有菜色請必假貸我歸償債市之用心亦如此厥後摠娶妻相與事母因謂妻曰不才非我所咎苟有不孝則即出汝不敢食言繇是妻亦克謹然摠猶懼或有違母意而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无敢專制也瘠田有若干頃連年侍祖父疾而深耕易耨之不暇理當荒蕪而其稼反美於他人之田的知是冥冥中有祐之者而然邦君亦賜粟於母子大嘆賞之云

贊

傷哉病翁孝矣二孫曉昏扶持夏冬清溫
母又事舅愛養甚敦因憶後榮似崔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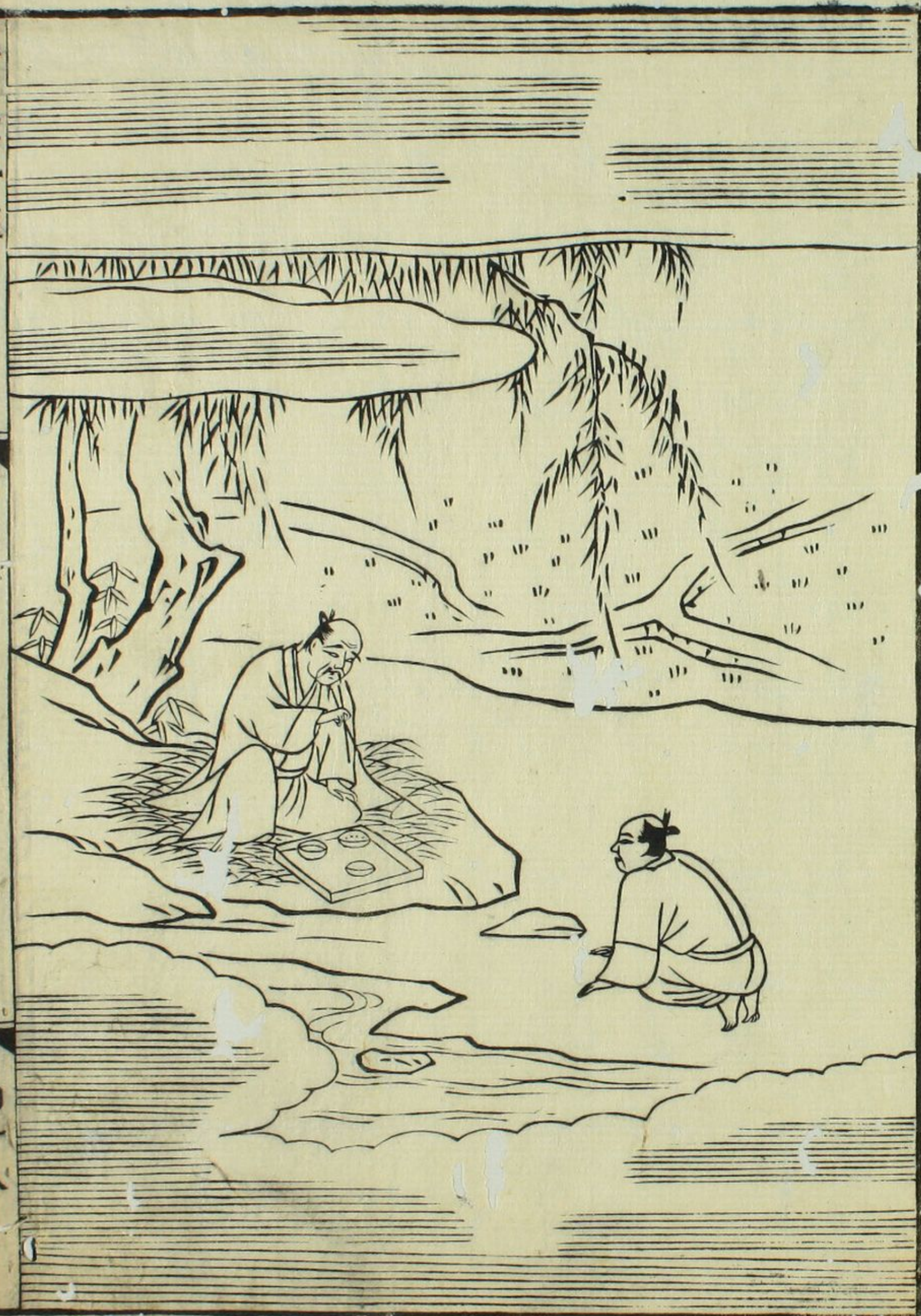


十 橫井村孝農

備之前州津高郡橫井村人太郎左衛門養其
 父母愛敬自衷身雖至賤而事之之恭恰若士
 大夫之善敬其親若夫與父往田鋤之則先多
 芟弱草厚布之於壟上使父坐其上已則跪坐
 于下敬而進食俟父食畢而後自飯以此為常
 父亦略有禮容一家化之皆敬而和里中之觀
 之者靡不鮮頤以其與已之父子相處敬慢大
 相遠也國主有賞

贊

替^レ之^レ觀^ル色^ヲ以^テ鞋^ヲ為^シ赤^ク宜^キ乎^レ里^ノ人^ノ視^テ彼^ノ啞^々
 在家^ニ必^ズ敬^ム在^リ田^ニ必^ズ敬^ム胥^ノ臣^ノ若^シ過^ル盍^シ顧^ル是^レ行^ク



十 赤穗惣太夫

備前國岡山府緝屋町有_二一_一漆工嘗隨家累徙居于幡州老死于赤穗城其子惣太夫事母純孝妻亦以夫心為心母之所命莫不承籍母恒言備之岡山我舊里也只願與汝共歸惣曰諾吾亦惟之雖然家資乏絕无由裹糧故未果往一日母趣裝曰我適岡山惣及妻遽而隨之行程若于十里母倦跋涉則惣負之或妻奉其手與俱行飲食不足則夫妻佯食而唯進母行至

備之香登村遂乃絕糧終日不食耳无聞目无見爰求食於福岡村實教寺寺主名是要視渠物色知其孝子急救其飢且借一小房居之使其日受飯于寺厨於是乎母子三人方得飽食其衣尚寒夜則夫婦必減己服竊加諸母之身郡吏惠粟夫妻大悅急買棉衣一領以衣之母母却之曰吾幸不寒婦衣極弊宜早火之婦曰我身壯健雖寒不至發疾姑若不着之必致寒疾願早衣之姑曰吾也老矣疾不可懼死不可

本朝孝子傳
惜但願汝夫妻无疾病况吾不寒曷襲此衣爲
哉遂无以着婦亦不敢衣之棉衣徒在郡吏聞
之更予一衣於母於是乎婦姑皆得暖矣事聞
於岡山邦君不惟惠鮮彼夫婦且深褒賞是要
之慈每歲寄白粲若干斛于其寺云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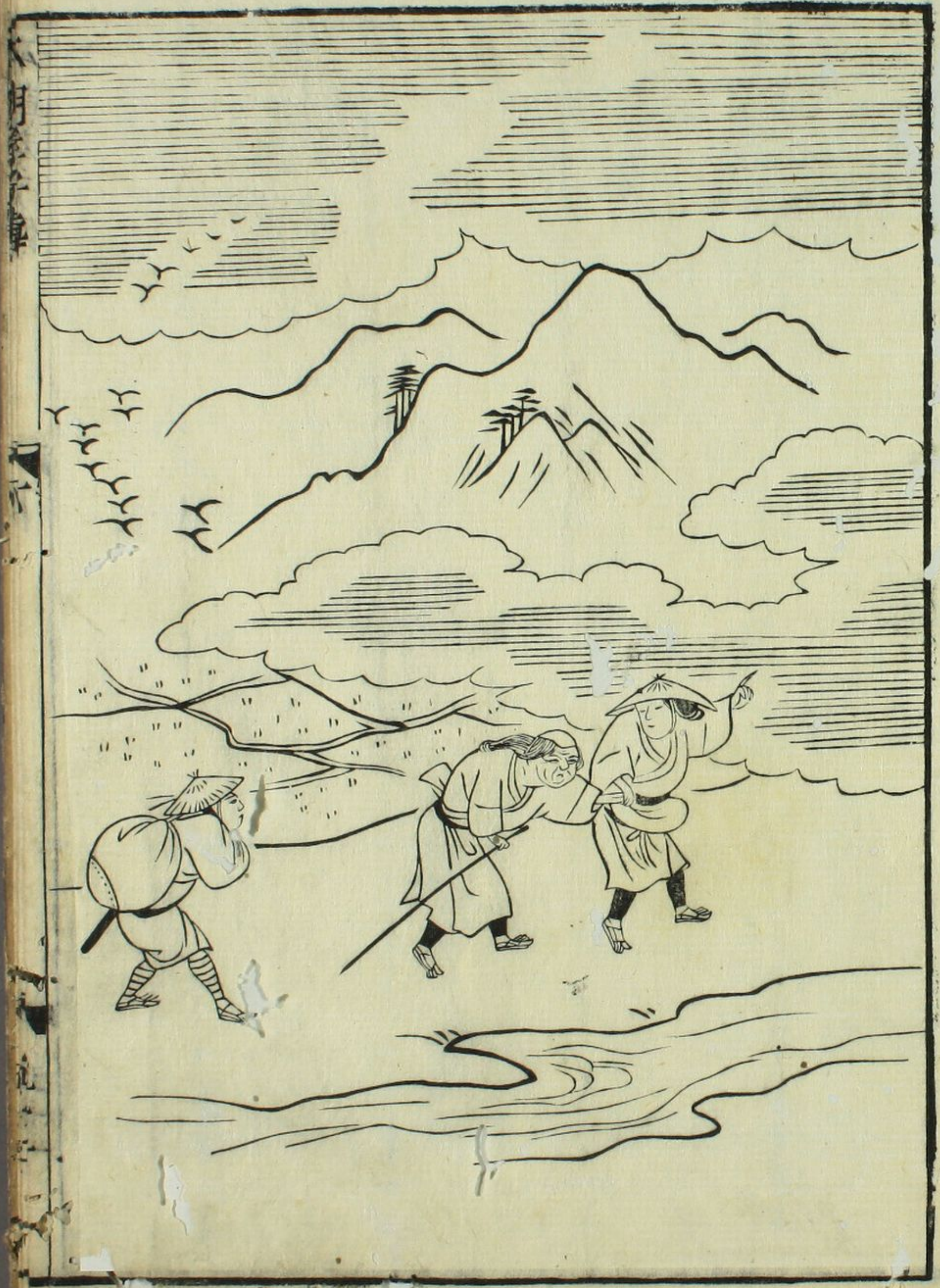
孝子孝子極力事母不翅予子婦亦是婦
令名竟達嘉賞是受豈作爾碑備人有口

論

人皆言備州多孝子婦豈止孝子婦也忠
臣義者亦不尠列國地醜德齊獨備州之
有人何也盖其先主羽林君其性孝義而
好古國中有兩學舍民間有師儒儒風聿
興異教寢息况覩一孝子聞一悌弟則必
賞之以金穀於忠臣義者亦然故其未孝
未悌未忠義者亦皆靡不自然感且化焉
所以多善人歟余幸獲聞夫孝子數輩之
行實忻然錄次于此柴木村以下四男子

及左端所記之一女是也其餘善良人其

舍諸



十 由良孝子

淡路國津名郡由良有一孝子號久左衛門養
 父有深愛焉雖往在田而有念父釋耒且歸見
 父而後復往從役之際亦然或又在外忽遇烈
 風雷雨則投所執之業歸以侍父欲慰其驚動
 也方是之時人雖欲倍錢以備貸次不敢出恐
 父憂已之傷於風雨也冬夜自覺寒祁則起求
 衣加諸父被父曰吾被不薄宜覆乃兒久諾而
 退不敢覆兒待父熟寐再往加之父欲出視田

畝則必躬負而行至其衰朽不能出視則採善
 禾若干總奉父而使知有年若遇旱潦其田不
 熟則探耒禾之善者於闔境歸諭父曰是歲雖
 凶我稼幸如此父悅甚其用心之切皆此類也
 鄉人靡不稱讚縣宰稻田植榮聞之擊節召而
 食之且予金曰人皆稱汝孝我願詳聞其所為
 乎久拜而答之曰人雖稱吾孝吾未嘗有孝也其
 辭氣謙恭不似夫內實自許而姑為是退託者
 稻田亟問久竟無語稻田更問之曰汝事父之

道盡矣而心中尚有歉然者乎久曰吾母死時
父猶未老吾欲得後母而父不允卒以鰥老以
故抑搔扶持今乏其人是乃吾之所常憾也又
問今日汝來于茲父知之乎曰尋常出則吾必
明告其所適今日顧不之告曰何不告也曰召
吾於洲本洲本地名即事之臧否不得而知第
恐令父驚懼故不以告稻田喟歎

贊

蠢伊小氓大克羞者行役心念出野背負

私田告豐衽席加衣人皆稱孝已以為非

論

人之事親有養體者有養志者養志至焉
養體次焉觀於曾子曾元可見今以由良
人之凡陋其所言所行多皆如養志者不
亦異乎或曰渠之事父諒若子言然觀其
人則頑然一野夫耳若是之孝而若是之
頑何也曰蓋為其一隙之明雖有過人者
而不能推之他事也曰如渠輩誰在何達

本朝孝子傳 五十三
曰不然孝者百行之本本立而道生孟子
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他焉善推其
所爲而已矣由此觀之孝子不患於无本
焉只患其未能推之爾苟克推之則仁也
義也禮也忠信也廉耻也莫不隨所遇而
得矣於達乎何有不見夫璞與礪乎孰謂
非是尾礪然皆可治曰璞與礪不能自治
必待彫琢鍛制之手而後爲珍爲器若不
得其手法二者弗可如已何矣由良人亦

如此豈獲自推廣乎曰其固然故古者王
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